



国际列车 谋杀案

〔韩国〕金圣钟 著
顾祖孟 方培人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新译文
流行

推理

译文
新流行

推理

国际列车 谋杀案

[韩国] 金圣钟 著
顾祖孟 方培人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际列车谋杀案/(韩)金圣钟著;顾祖孟,方培人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4.11
(译文新流行·推理)
ISBN 7-5327-3289-4

I. 国... II. ①金... ②顾... ③方... III. 推理
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I312.6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1218 号

국제열차殺人事件

지은이

추리문학사

1993년 11월 10일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
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国际列车谋杀案

[韩国]金圣钟 著
顾祖孟 方培人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9.5 插页 2 字数 460,000
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 7-5327-3289-4/I·1924

定价: 32.00 元

从意大利米兰出发，越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脉，到达瑞士的苏黎世，这是一条长长的浪漫之旅——谋杀案就发生在奔驰于这条旅行线的国际列车上！



目 录

上 卷

一具死尸	3
善与恶	17
有人在偷看	33
戴鸭舌帽的男人	41
巴黎的逃亡者	54
黄金新月	72
海洛因	109
孤独的杀人犯	142
案犯的模拟像	183

1

中 卷

逃亡	211
看得见大海的公寓	252
走向黑暗	266
巴黎的流浪者	278
罗马的女人	311
诱拐	347
伪造假证件者	359
出国	384

下 卷

追踪	421
----------	-----



奇怪的旅伴	453
反击	482
引诱	508
国际列车	538
爸爸的儿子	584

上 卷



一 具 死 尸

从海上吹来一阵阵像死尸般的腥臭味。狂风大作，只见行道树的树枝被吹得快要折断了。雪花纷纷飞落到汽车前窗玻璃上，犹如夏日晚间扑向灯火的众多飞虫。

汽车前灯把黑色的柏油路面照得如同充满幻想的银幕，雪花掉到路面上马上就融化了。这地方冬天几乎不下雪，因为它位于半岛的东南沿海边上，海风比较温暖。偶尔也有下雪的时候，但非常可惜，那雪就是积不起来，一着地就化。孩子们见了，天真的眼睛里往往发出惋惜的目光。其实岂止孩子，大人们也一样觉得可惜。

此刻子夜已过。马路上几乎已经没有车辆在行驶，有的只是死一样的寂静和荒凉。

南禾几乎每天在这个时间开车行驶在这条路上，而且每次心情也几乎一样。开始她有点儿不安，总觉得穿着黑衣或白衣的妖怪会撞向车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安渐渐变成了恐惧，这时她总会用力去踩油门，以便忘记这种恐惧。

现在，路上已没有交通警察，别的车辆也不见踪影，视野十分开阔。速度表上的指针已接近一百。她想快点回家，丈夫和孩子正等着她。孩子可能已经睡了，丈夫说不定还在看书。他



是个读书狂,是个爱书甚于爱妻子的人。

速度表上的指针已超过了一百,这么快的速度要是在白天是不可想象的。她觉得应该稍为慢点儿开,便把脚抬离了油门。

前方已经看得到 P 宾馆,挂在圣诞树上的彩灯在不停地眨着眼睛。昨晚是圣诞夜,不,现在子夜已过,应该说是前天晚上。圣诞节非常热闹,但是她不喜欢那种热闹,甚至很反感那种圣诞热。

现在是一段弯道。因为是急转弯,所以应该踩刹车。但是她已忘得干干净净,大概她思想放松了。等她清醒过来想踩刹车的时候,车子早已以可怕的速度在拐弯,她的身体也已经斜向了一边。为了保持身体平衡,她的手紧紧抓住了方向盘,懵懵懂懂地踩了一下刹车。谁知车子不但没有减速,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冲去。原来慌忙之中她把油门当成了刹车。

正在这个时候,一个黑色妖怪向她扑了过来。那个妖怪像一只蝙蝠扑向前车窗,挡住了她的视线。她紧闭双眼,使劲踩刹车。几乎与此同时,车子好像撞上了东西,发出了一声巨响。急刹车的声音直刺她的耳朵。

“啊,千万……上帝啊……但愿这是恶梦……求求您说这是恶梦吧!”她双手紧握着方向盘,身体靠在方向盘上,纤弱的肩膀在微微颤抖。她不是信徒,但此刻也不自觉地寻求上帝的帮助。

她不想睁开眼睛,怕一睁开眼,这个梦就会破碎。梦破碎了,妖怪的真相就会显露出来。她不忍看到那丑陋的真相。

上帝没有帮助她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是因为她闭着眼睛,所以感到时间过了很久。整个身体像是僵硬了。她轻轻抬起埋在方向盘上的头,透过散落在眼前的头发缝隙向前面看去。开始什么也没有看到,她摆了摆头发,头抬高一点,再仔细察看,这才隐约发现在车灯照得到的尽头处,有一件黑而长的物体横在路上。看到这个,她抖得更厉害了。看来那个物体是撞上车



子后被弹到几米远的地方的。

“不，哪会这样呢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呀！”她摇着头，失魂落魄地自言自语着。但是她还是被妖怪吸引了似地把车开到了那个物体旁。不久，以为是物体的那个东西被灯光照得清清楚楚，那不是物体，是人，而且是一个男人！那个男人仰面朝天躺在地

上。

南禾哆嗦着向四周看了一下。这是一种神经反射，她想看看周围有没有人。她看得很仔细，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宾馆那边有灯光，还比较亮，但另一边的松树林却漆黑一片。她想这种时候在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会有人，于是下了车。人虽站到了车门外，但她感到身体像飘在空中一样。如刀刃般的寒风刮得她的脸生疼。

她身着一件带帽子的黑色短大衣，下身是一条灰裤子。脖子上的绿色围巾在风中飘拂，围巾一头已经掉下来，马上就要戴不住了。

她在女人中个子算是偏高的，身材修长，穿戴和举止都颇有风度。

刚开始她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逃跑，因此挪动着因恐惧而发僵的身躯，一步步地朝前走去，边走边把连着大衣的帽子扣在头发凌乱的脑袋上。她不敢俯下身子去看躺在地上的男子，更何况伸手去摸摸他是死了还是活着。这对她来说，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。她在离那男子两三步远的地方蹲了下来，俯视着他。

躺在柏油路上的那个男子看上去中年模样，穿的是黑色西服，系着领带，好像是一个白领。大概是因为受了撞击，脸色发紫，两眼瞪得大大的，露出了眼白。驼色大衣前面已经解开，被压在身体底下。

她一阵战栗。刺骨的寒风裹着海云台海滩的沙子吹来。由于恐惧，她的两眼已经发直。不一会儿，她的视线从尸体上移



开,慢慢落到了掉在附近的眼镜上。那眼镜像是那男子戴的,已经完全破碎了。她走过去,用颤抖的手捡起眼镜。眼镜失去了主人,本身也丧失了形体,显得十分难看,此刻在她的手上抖动着。她近乎神经质地把眼镜放了下来。

那个躺在地上的男子头发被风吹了起来。见此情景,她感到这个男子似乎还活着。如果真还活着,那就没什么可怕的,在他死之前,得赶快送医院才是。她鼓足勇气,向男子身边走去,弯下腰,伸出手,拉了拉他的衣服。

“喂,喂!”

那个男子一动也不动,身上散发出一股酒气。她想原来是个醉汉呀!

“喂!喂!快醒醒!”

这次她摇得大胆一些了,但是醉汉还是纹丝不动。她仔细观察那张变成紫色的脸,脸的一侧全是血。这不是一张活人的脸,活人的脸不可能是这样的。突然,她觉得这张脸长得还挺好看。于是,恐怖感又向她袭来。这是杀了人后产生的那种恐怖。实在是太可怕了,从而使她连摸摸醉汉脉搏这样的事都想不到了。她迅速环视一下四周,当然不是为了寻求帮助,发现没有人看到她。

没有人看到她,这一事实使她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混乱。她想,现在妖怪在拚命地拉她走向灭亡,自己不能束手就擒,应该摆脱束缚才是。她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考虑,认为责任在醉汉身上,是他喝醉了酒乱穿马路酿成的事故。对事故的处理,她不想依靠法律解决,因为所谓的法总是庇护受害者的,所以肇事者往往是单方面受罚。若是那样,就意味着自己将完蛋。完蛋——这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事。如果把尸体装在车上带走,这无疑于让自己完蛋。他早已断气,就是送医院也没用了。

她决定扔下尸体走开,于是再次环视了一下四周,确认没有人之后,便飞快地钻进了汽车。这时,围在她脖子上的绿色围巾



掉到了柏油马路上，她却毫无察觉，“哐”一声关上了车门。车子在此之前一直没有熄火。

她将排档放到一档，脚踩油门，汽车一下子向前蹿了出去。她把方向盘用力向右转，车子绕过尸体，留下了一阵马达的轰鸣声。她几乎是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开车走的。

海云台那边的海上有一艘灯火通明的大船。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白色波涛时而涌起，时而消失。

时间好像过了很久，其实从发生事故到她逃走，也就不到十分钟。在那几分钟时间里，既没有车子开过，也没有行人走过，为此她感到庆幸。可是这一想法大错而特错。她的这种错误想法后来成为不幸的种子，发展成一件特大刑事案，对此她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如果她当时能稍为再拿出一点勇气捍卫自己的良心，或者在那几分钟里哪怕有一辆车或一个人经过，案件就可能不会发展到那样荒诞无稽了。

她以为当时没有人看见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她那朱黄色的汽车在未完全消失之前，一个黑色人影从松林里出来站到了路上。那是一个男子，鸭舌帽压得很低，鼻子底下留着胡子，一只手里提着小旅行袋。那男子一直看着那朱黄色汽车拐弯消失在黑暗之后，才走到男子躺着的地方。他弯下身子，伸手摸了摸脉搏，然后摇了摇头。他的皮鞋踩着了绿围巾，他退后一步，把它捡了起来。这时他看见远处有灯光驶来，便赶紧将围巾绕在脖子上，钻到暗处藏了起来。

汽车卷起一股风尘，拐过弯，在躺着的那个人前面紧急刹车，嘎——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声。这是一辆出租汽车，司机先下车，接着一对男女也走出了车外。他们一起向躺着的男子走去。

“像是被车撞的。”司机说。

夹着沙子的海风扑面吹来。女乘客吓得逃回车里了。



“应该把他送医院吧？”男乘客问道。

司机没有马上回答，他弯下腰，抓住躺在地上的那个男子的手，把了把脉，接着又摇了摇头，将男子的上身扶了起来。

“已经死了，拉医院也没用了，还是报警吧！”

出租车没有管那尸体，离开了现场。

大风裹着雪花和沙子卷起了一阵阵旋涡。灯火辉煌的大船正逐渐消失在水平线的那一边。

出租车刚开走，刚才那个戴鸭舌帽的男子又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他环视一下四周，绕道钻进了P宾馆。

时间已过子夜，宾馆大厅里只有服务员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客人一个也没有。戴鸭舌帽的男子来到大厅，一屁股坐到角落里的沙发上，从口袋里匆匆忙忙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。他打开笔记本，在空格里这样写道：

釜山 1 戌 573 × 朱黄色 G 车 12 月 26 日 零时 40
分海云台 P 宾馆 旁边

接着，他来到总服务台拿了钥匙，消失在电梯里。

秋东林正在为妻子担心。妻子今天好像比平时回来晚了。她平时很晚开车回家，他一直是比较担心的。妻子对生活充满热情，尽其努力要使全家的生活过得好一些。每当看到妻子整天忙忙碌碌的样子，他虽然没有表示什么，但心里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她。

妻子在光复洞经营着一家服装店，服装店的名字就用她的名字，叫“南禾”。她是服装店的老板兼设计师。虽然服装店开在像农贸市场那样的地方，开的时间也不长，不过三年，但她的作品新颖，有独创性，因此很受大家欢迎。所以尽管经济不景气，但她的服装店还能较好地坚持了下来。



她平时做完一天生意,整理一下店面,跨出店门大致是晚上十一时三十分左右,最迟十二时半之前就可到家。但是今天已经过了十二时五十分了,她还没有回家。

东林站在窗边,遥望着那艘逐渐消失在地平线那头的大船。那艘船因为灯火通明,所以刚才就吸引了他的视线。他的家在五层楼上,对海云台一带的大海能一目了然。公寓已造好多年,房子已非常旧了,加上面积还不到二十坪^①,是间很不起眼的屋子。但是视野开阔,能一眼看到海云台的大海,这就把房子的缺点掩盖了起来。

他和他的妻子都很喜欢海云台的大海。他在烟斗里装上新的烟丝,重新站在窗边向外眺望。这时他看见妻子的车开进了停车场。

她由于恐惧,刚才车子开过公寓门前也没有停,结果转了一个大圈子才回来。对此东林当然无从知晓。

奇怪的是妻子没有马上从车上下来。这是妻子的车,他从颜色上就可以知道。在他住的这栋公寓的院子里,开朱黄色G车的人只有他妻子一人。正在他觉得奇怪的时候,妻子走出了车子。她好像已经精疲力竭,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向公寓大门走来。

东林事先已把房门打开,站在玄关里等着妻子。过了一会儿,妻子进了房间。

她的嘴角露出些许微笑,但马上消失了。他感到今天妻子的脸色显得特别苍白。是天气太冷了,还是身体太疲劳?

“冷吗?”他和妻子并排坐在沙发上,他抓住了妻子的手。“手怎么这样凉?”她的手像冰块一样凉。

她没有回答丈夫温柔的问候,而是轻轻一笑,把手抽了回来。要是在平时,她一回到家就会马上去看孩子。但是今天她

① 1坪等于1.8平方米。



没有这样做,既不想去看孩子,也不问一声孩子的事儿,只是像掉了魂似的呆呆地坐在那里。

孩子今年三岁,是儿子。东林最喜欢带儿子到海云台海边去散步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?”

他很想用手去抚摸妻子的身体,但是看到她呆滞的表情,便把手缩了回来。他很爱她,但现在不知怎的难以用手去抚摸她。

“怎么啦?发生了什么事?”

妻子突然将双手捂住脸,身体剧烈地抖动起来。这时,他才能用手抚摸她的身体。

“太可怕了!”

南禾低声喊叫着,身体在索索发抖。东林吃了一惊,把她搂在怀里。

“啊呀,干吗呢?有什么可怕的!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”

妻子虽然年轻,但一般情况下非常沉着,像今天这样吓得索索发抖还是第一次。东林用力搂住扑在怀里的妻子。“好了,别怕,有什么可怕的?我在这里,怕什么!”

他平静地端详妻子的脸庞,两只美丽的眼睛因恐惧而显得呆滞,昔日滋润的嘴唇变得干巴巴的。他将妻子的头发往后拢了拢,用手摸了一下她的额头,感到她在发烧。这使他大吃一惊。他决定不再催她回答,先让她安静下来,然后等她自己开口。

可是南禾在情绪还未稳定下来时就哆嗦着先开了口:

“人,人死了。”

“你说是什么人死了?”东林的眼神这时也开始发直了。

“谁知道是谁呀!”南禾推开了他的胸膛。

她的呼吸越来越急,双手在空中划着圈,继续说道:

“那边……有一个P宾馆……正在急转弯……那个人突然从黑暗中……跳了出来……是个男人。”

她两手捂住脸,终于嚎啕大哭起来。东林紧紧抓住妻子



的肩膀。

“你看你看，别哭，说清楚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撞，撞倒人了。好害怕！”

“是吗？您是说我们的车撞倒人了？”东林慢慢松开了抓着妻子肩膀的手。

南禾抽泣着点点头。隔着眼镜看得出，东林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是刚才，在P宾馆那儿。”

东林戴一副宽边眼镜，尤其那眼镜的颜色是黑的，给人的印象很深刻。因为眼镜较重，所以常常往下掉。

“那个人后来怎么啦？”东林神经质似地把眼镜往上推。

“死，死了。”南禾不敢正视丈夫，突然把脸转向窗户。

“送医院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摇摇头。

东林看着她的背影，忽然感到非常陌生。妻子给他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。

“那这个人在哪里？”

“还在原来的地方。”

她不再哭下去，但颤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了。

“还在原来的地方，你就回来了？”

南禾没有回答，只是点点头。东林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“太可怕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再害怕也不能这样呀！当时有别的人吗？”

“谁也没有，没有人看见。”

“报过警了吗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”

东林脸色苍白，两眼逼视着妻子：

“这么说……你是逃回来的！”